

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上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各本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鼠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焉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翠夷翠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

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

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疏

注以公至問之。公夫人言及卽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卽隱元年天王

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上下大夫言及舊疏云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

也今與夷與孔父君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疏

尊臣卑言及故問之疏

文

答問云儒卽及者何累也之累按說文人部僕相敗也南征

賦注引作壞敗之兒寡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傳

奕本讎讎分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僕一本作讎敗也欺也

西征賦曰寡位儒其隆替寡婦賦容貌儒以頓頓注引禮記

喪容儒義並同接如注義則累卽連累之義不必迂回如

讎之解也累蓋卽累之省說文系部繫紱得理也禮案記繫

累平如貫珠由連綴引申爲連累玉篇云累同繫是也注

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

云大罪勿繫字本从三田今省之反離騷謂屈原爲湘繫李

奇注諸不以罪死曰繫苟息仇牧皆是也繫繫傳以是知君

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糜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舅公從後被弑范注亦云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賢也

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弑君多矣舍此無累

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

疏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見僖十年繁露王道云觀乎

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按惟仇牧荀息書及故傳引之

舍仇牧荀息

無累者乎曰有

注叔仲惠伯是也疏注叔仲惠伯事在文十八年

見成十五年通義云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弑昭公蕩意諸死之卽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眾

有則此

何以書賢也

疏通義云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顯與君弑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

名弑爲嫌矣

何賢乎孔父

注据叔仲惠伯不賢疏注据叔至不賢

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彼注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忌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

是以不書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以稱字見先君死疏

露繁

故据之也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孫至君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

露繁

死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

父字謚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賢孔父其義形於色柰何仇牧喪獎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於左氏

露繁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作余非鄧木作秦三年同柰者

露繁

疏如也國語晉語曰柰吾君何柰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

其奈何弗督將弑焉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

露繁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隸省从

露繁

疏日後漢書孔融傳論曰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

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疏注大夫稱家○大戴禮

文王官人篇使是治國

家而長百姓盧注家采邑周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

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

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臯陶夙夜浚明有家傳卿大夫

家禮記曲禮凡家造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卽定十二年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遑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喪祭不用冰者言焉。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禮記雜記上稱陽童某甫注甫某甫且字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甫之限借舊疏云穀梁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謚也後人每疑於父字非謚謚字當是衍文觀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謚字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按左傳雖有晉侯見孔父妻於路之事孔父身爲宋卿何至不依禮蔽面晉侯弑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閏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卽動于惡傳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誣讐孔父明甚杜預卽以此二事坐其罪狀無非爲利馬昭費充等留餘地耳卽見妻于路一事事安知非劉歆等點竄歆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掊擊大不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若所言士既不稱夫名或君亦不稱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大不

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歿  
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  
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  
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穀義以論語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  
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  
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邵公一人  
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  
左傳先師鄭眾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  
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明書  
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  
仇牧苟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詞君  
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  
大夫殺則稱謚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紊  
其實鴻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趣而救之皆死焉注趣走也傳道  
此者明鴻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鴻公不知  
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  
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

免疏

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  
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禫○禮記大學云見賢而  
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讀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  
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  
大者死亾小者傾亂此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  
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  
政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殷也存君  
何憂焉云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按春  
秋而觀成敗乃切悄悄於前世之興亾也任賢臣者國家之  
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  
亾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孔  
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彌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  
己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  
莊以危宋彌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彌素任孔父當將  
興鄭國豈直免弑哉此吾所悄悄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  
以宋彌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  
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  
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是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  
使宋彌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  
乎鹽鐵論殊路云宋彌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

莊不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俱與何孔父正色而立於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達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鴻當國不舉鴻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疏繫露服制象云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所以不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好臣不敢容邪安在勇猛必任武毅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入莫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教文以質也又云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殺梁傳督欲弑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孔父聞也

問卽爲君打獵人莫敢致難之意焉廣韻難患也謂致君於  
患害也。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亮曰  
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尊按何意  
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  
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  
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  
下僖十一年疏可據宋鄭本亦誤浦云言及者三十三字當  
在經下從僖十年疏校按此注舊在傳末何氏終言之也此  
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僖十年疏引在經下便輕爲倒置又按  
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故知何煌浦鍾皆誤會  
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弑明當爲附庸君  
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  
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社稷所  
係當不能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  
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瞽不至意也。舊疏云春秋之內當  
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實戴公之孫不言公孫  
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也又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平公子  
喜時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  
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馮實宜當  
國如齊無知衛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穆公譖故移其文於  
督督馮一事督當國則馮當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

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鳴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御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鳴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鳴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

通義云卽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復故還從本尊爾杜范皆以爲時王所黜夫祀左傳猶有用夷禮之說滕薛

何事直是藝語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疏

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

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注

自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

注目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爲日廣雅釋詁云目視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君也魯桓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矣

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

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煥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

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

疏

繁露奉本云於櫻之會言成宋亂以遠外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

無第三所字後唐改補入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譌二者必有一術○注所以至異也○舊疏

云彼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博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  
故欲見君恩之薄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  
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  
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  
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  
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羼入因  
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  
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  
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  
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  
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雲微其辭  
也又云義不訛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  
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  
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  
○繁露又云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  
聞痛其禍子赤弑弗忍言曰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  
者卽定元年九月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六年二月卒  
已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  
遠近不同事以證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  
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口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  
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弑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  
日與子般異也子般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是也被注云目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間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仲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漢書韋元成傳云親疏之殺殺漸降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善惡之著褒譏之加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注據觀魚諱疏

微顯之文皆生此矣據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者是也通義云据入極諱滅輪平諱獲之隱賢而桓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據此也

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弑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其誅之受

賜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

春秋卷第十一  
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校勘記云賂唐石經郭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賂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郭泮宮書本明閩齊伋本皆作桓賂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賂桓且注云賂不爲諱則作賂可知吳氏斐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賂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賂爲譌字斐雲按隱元年傳明言隱賂而桓貴此云桓賂以桓弑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貴庶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弑君之賊春秋所賂也穀梁傳云於內之謀而君子無遺焉爾亦賂桓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術文謂君子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君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日至以責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擾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

寶故納廟于廟墳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抄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况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誠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蓋齊陳鄭志在討亂桓公與宋馮均弑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平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注古者至伯也○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者也玩此主意則州中有無道者則長帥卒正皆得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摺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楚靈親弑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督既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

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則不僅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桓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旨也

###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注據舊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疏注據舊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即此郜鼎是也鼎得之是也曰郜鼎名者自命之謂也若器之自名矣穀梁傳孔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疏如牟婁是也牟婁雖本部杞地既爲莒所有故卽繫之莒不得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注據錯疏○舊疏

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

器之與人非有卽爾注卽就也若曰取彼器與

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

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疏注卽就也○說文卽部卽卽

使陸賈卽授璽毅師古曰卽就也○注若曰至本名○經義

述聞云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卽有爾傳作非卽有爾故

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

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卽爾而解之曰

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据本已誤作有卽唐石經亦誤按

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爲明矣通義云人之與

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已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

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據云何

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已有恐後不可

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卽有爾不當云非有

卽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卽尼也釋文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

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

不黏細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卽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

爲此人之器明日可爲彼人之器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

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繁露玉

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宋始

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注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主

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郜本所以有大鼎

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

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疏

注宋始至大鼎○宋本主作王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

鄂本作正當據正宋以不義取郜鼎春秋卽書其本名以正

不義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者也故何氏云然其實宋卽以

義取亦止能謂之郜鼎不得言宋大鼎也通義云此主謂宋

本取大鼎于郜故名郜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鄭而取其鼎

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

伐密而曾有崇鼎皆有密須之鼓是也舊疏謂以義應得者

若天賜之非○注郜本至賜之○舊疏云謂殷衰之時鼎没

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齊氏召南考證云此鼎

與九鼎無涉九鼎没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

九鼎于雒邑非得之泗也按齊說是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

皆言聞昔秦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著

廟亭上皇帝鬼神其空足田禹以象三德鑄承天祐更祀衰鼎

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放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平后稷封平陵公劉發迹於幽大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於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廟宇祭祀之誠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鉤邑賜爾族繼蕭何謂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成之于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按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局鼎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任豕鑊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邊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尤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繹釋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所云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者如既夕禮遣奠陳奠五於門外是也天

子九鼎木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周膳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地有定名有定可彼此也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疏注俄者至頃也○制閭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制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說文人部俄頃也關尹子八篇篇鳥戰俄句句俄逃逃制者始也漢書班固欽傳禮義是制師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乍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

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卽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

注爲取恣意辭也。弟子未解故云

爾疏

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索義與恣意義。

近曰：否。何者？

注何者？將設事類之辭疏

說文口部：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

言者，故從言。故从口書此曰：否者，卽不然之謂也。○注何者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皇陶謨詩小雅夜如何其是也。何

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爲

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也。若楚王之妻媚無時焉可

也。注媚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

可知省文也。疏

注媚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媚。廣雅：媚妹也。爾雅注亦

云：猶今謂兄爲羈妹爲媚。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  
媚也。媚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言楚王以媚爲妻  
終無可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若  
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  
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若如此解以覆  
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

爲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  
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牽涉器從名也○注  
經不至文也○此對都大鼎彝都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疏四月無戊申戊申爲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日其誤審矣杜氏長麻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年四月之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一日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

尊疏

左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

也○莊九年傳納者何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入此亦引內

弗受例者意於義不合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堯典寅

能納日僞孔傳餽送也日入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

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傳以周公爲太廟

魯公爲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

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閟宮有仇是也又史記世

家云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

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

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

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

傳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

之○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

貌也○注故日至至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

歎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歎嘆有別按說文口部嘆吞歎也

一日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有咄云嘆其

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歎

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

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

設時也無戶者關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獻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謂戶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戶謂之陰厭戶未入前亦與鄭氏無戶者關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戶謾後也○注賈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日左右社稷西日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据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在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鐘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尚否則下尚尊尊當作上庶不岐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左氏作杞侯易混李氏指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鄭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

翼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按紀侯爵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于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諒哉劉氏達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卽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悅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德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大國者明其尊所以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所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妾以葬廟孝之至也外城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据春秋喪禮子稱侯有司議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葬也公羊傳春秋之義娶于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天子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后紀進先侯之重紀禮大國皆用公羊之義也顧氏棟高大皇事表云漢世立后先褒爲天王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溢自此始皆不知也公羊禮說云顧說非也女子之爲天王立后先褒爲天子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后紀進先侯之重紀禮

之柄自止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之爵不授之權有何國柄之移況春秋之義外戚柄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戚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未之見耶全祖望曰外戚非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博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馮野王傳僖王商三人元成哀閼若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是真平情之論矣按前漢移於王莽後漢移於曹操雖皆后父而得權之由不自外戚足見戚權替否在乎人君自制耳舊疏云知天子將娶于紀者以下八年逆王后于紀是也知其元非大國者以隱二年紀子伯子伯並稱故知此侯非紀侯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毛本於作于○注月本於作于○至孝敬○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不臣母后之黨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禮記哀公問云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又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皆廣孝敬之義也舊疏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令與朝異○注益以至封也○白虎通嫁娶云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

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雖庶人安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卽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疏

杜云穎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

以此穎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曾爾則賈服本此爲說矣按左傳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爲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恒孔疏強爲申說謂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鄧國地水經注醴水東經鄖縣故城南左入汝汝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鄖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逼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鄖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

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

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

疏

注據齊至如紀○下五年云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

服也許州之鄖是隱十年所盟地

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  
傳文据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注二國至離會  
○通義云離禮也儻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  
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  
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偶三朝記謂之置離公子圉  
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言  
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注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  
曰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儀禮士昏禮儻皮注儻兩也麗麗  
皆與離同所傳間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  
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故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  
內務情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  
立尤無足取在所傳間世不及責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已也  
蓋鄧與會爾注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  
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尙書曰三人議則從二  
人之言蓋取諸此疏注時因至鄧會○隱元年九月及宋人  
可知是魯宋盟于鄧都也此蔡鄭會于鄧與彼又同故知因  
鄧都得與鄧會焉通義云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  
及宋人盟于宿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  
○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

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  
賢爲主賢也其不賢爲主爲惡惡審矣所引尚書周書洪  
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  
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  
也彼所見

本作占

九月入杞疏

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

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鄭特爲起齊欲之變文云爾  
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注

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龍自復翕然相

親信疏

注不日至親信○隱二年注朝聘會盟例皆時又元

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  
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  
是也此不日爲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  
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龍復爲唐之盟戎於  
隱不信故於桓爲小信辭矣桓弑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  
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我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

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

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

脫危而至疏

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

內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卽宗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是封內地也○注致者至人也○中論修

本云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弑桓無信之人戎

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

義云桓之盟皆曰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

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

實隱而聚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

已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

此乃爲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

致故言猶可安桓不日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注凡致

而至○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至

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卽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會危皆不致安也桓會盟皆危亦不致者桓之臣

子卽桓之臣子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所以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

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

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

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

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杜云嬴齊邑今泰山嬴

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成皆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恒月其

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

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者見其弑君兄也

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

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者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

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

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入桓無王者見不奉

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  
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  
概以爲失不班麻故不書王夫周之班麻與否於史無徵然  
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麻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  
云天王失不班麻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  
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  
室猶能班麻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麻頓置兩  
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益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  
麻如杜所注麻旣天王所改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  
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尙能  
班麻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有王矣時  
未有王麻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若春秋之麻必是天  
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覩得改  
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麻過再失閏者是周司麻也魯司麻  
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麻始覺其謬輒置兩閏以應天正若  
麻爲王班當一論王命甯敢專置兩閏改易歲年哀十三年  
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  
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  
欲以補正時麻旣言麻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  
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  
是杜氏失不班麻說不可通誠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  
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闕之與如傳經

者闢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闢文正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  
公之內十四年並闢王字也是也總之杜氏處處回護魯桓  
專爲亂臣留餘地故以說多難通而劉炫孔穎達之徒既習杜  
氏不能不强爲解說而又實有難通之處雖極力斡旋而終  
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王也○舊疏云三年有王見始者  
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十年有王數  
之終者卽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也十八年有  
王桓公之終者卽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灤是也不  
就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初卽位之時自知已  
篡職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通  
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  
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  
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既非  
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  
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若自今而後乃復有  
王云爾解詁箋天桓無王之義公羊闢不具何君據經及穀  
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尤矣何云夫無王  
者失之三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  
弑諱督之弑著接元年有王者天子如莊元年有王所以治  
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不必

初田之類竟不知憚又會于稷以成宋亂弑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十年爲數之極復書王以張義繁露天地陰陽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何氏之義本自明顥孔劉二家牽涉穀梁甚無謂也春秋詳內而略外與夷終生之卒獨書王以正於義無取若謂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則五年陳侯鮑卒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一年齊衛鄭閼于惡曹之屬何干魯事而亦不書王乎○注二月至而已○舊疏云卽七年春二月己亥焚成亡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云云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春秋於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故於桓之世去王雖非周正月亦去王亦通三統之義若曰如桓之行雖非周室臣子亦必去王以絕之也解詁箋云二月者殷正月也王二月者罰弊殷彝王正月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爲漢制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實桓世適三月不見爾其三月亦不書王也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疏

杜云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  
事表云後爲甯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所  
以得晉楚也甯殖以蒲出獻公甯氏誅繼受蒲者爲公叔

氏出于獻公復以蒲叛是蒲爲衛之  
巖邑矣今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

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疏詁

郭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

誅不聽胥靡之師古曰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匪以生傳無能相匡○注時盟至相誓○釋文作不歃云本又作歃禮記

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莅臨也次用往臨而讀其盟

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

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

言辭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

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

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

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

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舉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

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

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

珠梁又項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加坎

血加書者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

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

左者以讞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正戎者戎右職云以玉敦  
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其珠槃王敦知口歃血者爵七年左傳  
陳五父及鄭伯盟政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  
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  
以牛豕大夫以犬士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服行出犬  
雞以詛射頤考叔者又曰衛伯姬盟孔悝以服鄭云詩說及  
鄭伯皆謂詛小於舊周禮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  
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弑荔又左傳云孟  
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  
姬盟孔悝以服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以  
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  
盟示其至心是也按如曲禮所次則晉命其卽約信曰誓乎  
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同此

**何言乎相命**

**注**據盟亦相命不道也

**疏**注據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彼近正也**注**以不言盟  
此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據以爲問也疏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  
荀子曰春秋善晉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皆以晉命爲善也此其爲近正奈  
不豎也公羊曰近正也穀梁曰近古皆以晉命爲許之之辭

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汎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

以撥亂也

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繢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川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

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禮疏引異義禮

約

盟

否

今

春秋

公羊

說

古者

不

盟

結

言

而

退

故

穀梁傳曰誥

誓不及五帝

盟

詛

不及

三王

交質

子

不及

二伯

誥

盟

非

禮

古

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

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諱按從左氏

說

以

太平

之

時

有

盟

詛

之

禮

鄭氏

不駁

從許慎義也

按穀梁

雖有先

者

非

一

人

之

德

是以

同聲

相應

同氣

相求

齊衛胥

盟

倡俱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

從

言

其

相

命

則

泯然無際矣

按說文

系部

結緒也

又緒

不解

也

言古謂

三代

時

也

但以言相緒

結

不歃血爲盟也

○往善

其至亂也

○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

是川長

相命

不盟可期

弭亂故書

而善之

以春秋爲撥亂之書故也

其實

齊衛

亦非

真能不盟

之國特此一事近

似於古故表之以張義而已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

疏

左氏

穀梁

作

屬

通義

云

蓋

亦

盛伯與

會范注以

鄭

爲魯地

其卽

後爲

孟氏采

邑之歲與紀俟

二傳作杞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

王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王作申誤包氏慎言云七

月書壬辰朔據麻壬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

麻治之當入月壬辰朔劉歆以爲六月元史麻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聞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

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八月壬辰

朔加時至書食六分一十四杪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

自虎通曰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

之朔禮記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

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

言朔

也

旣者何盡也注尤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

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夷狄疏注光明滅盡也○詩載

穀梁傳旣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豈部譏斂也訖事之樂

也卽今之旣字易小畜旣雨旣處詩旣見君子古皆訓爲已

已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旣可小康箋訖後也亦通旣爲小食

與古訓則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

食虧於下也。日月之滿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吉從中起也。蓋卽鄭氏駁異義說矣。續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閏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生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卽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同否○注是後至甚也○舊疏云卽下七年夏殺伯叔來朝節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

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是其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鄖穀政教陵遲何說所本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旣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距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嚴當云武誤兼地千里卽楚世家所云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續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旁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入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旣詔曰朕以無德卒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謹注感精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勅厲山食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日

食三十六故日至謚也○注楚滅至夷狄○隱元年傳注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所滅微國也亦以前此書滅者多故亦書治之然止時而已所謂後治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錄夷狄滅小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疏通義云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溺未命者同故一見公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

泛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疏杜云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一統志下讙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夏邱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今俗謂之夏邱城說文邑部都下邑三傳皆作讙都正字讙段借也應劭注漢志引哀八年取都及闢是亦作都今三傳本亦皆作

讙作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以言姜氏也禮

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疏

穀梁傳曰送女踰竟非禮也左傳凡公女嫁于

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大夫送之三傳之義皆同○注以言姜氏也○舊疏

云謹告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子謹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

○注禮送至出門○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

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

白虎通嫁娶云父誠之於阼階母戒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

轂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

愆視諸衿公羊問答云問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

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于廟門主人升賓

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不下堂

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誠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

證也庶母及門內施衿轂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

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諸母兄弟不出

闕門白虎通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孟子滕文公篇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周氏柄中因書辨正云士昏禮

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

梁傳亦云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

或說送至婿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

母有送至婿門者按穀梁傳諸弟兄弟送不出閨門謂祭門外兩側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婿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閻氏若據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婿家之門今人抵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婿家禮遂以爲婿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柵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擎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擎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注據讙魯地疏女故知讙爲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自我言齊注恕已以及人也疏據春秋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下九年傳自我言紀亦卽此意注云恕己及人者不奪人父子之親故也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

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舊疏云猶曰吾  
姜氏云若有孟子難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亦卽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地○孟姜卽詩鄼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既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知從魯辭也以謹魯地也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譙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何以不致

注據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注據遂至齊

年得見乎公矣

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致○見宣元

并致者翬親迎重在翬也上會譙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翬故不復致不就譙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据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至例危重之疏穀梁傳其不言禮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翬如齊

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爲夫人危通義云于謹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注輦當至復致○言若公不會于謹夫人不卽見公則輦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之例今夫人于謹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輶杜云不言輶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也如穀梁傳說則尙爲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監本故誤茲○注不就至致也○舊疏云若就謹致卽鄉者至謹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謹上接若謹上致宜嘗夫人姜氏至自謹不然者婦人危重雖未至謹前亦危也○注月者至重之○舊疏云卽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儀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致夫入至危尤重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疏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

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

注方分別閏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

以書○若但問何以書以喜書也疏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與下復問大有年不明以喜書者周也殷謂之祀四祀修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

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

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云余一人僅亦守府注僅

猶劣也楚語而僅得以來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少也廣韻劣少也一切經音義一僅古文訛僅二形同說文

人部僅才能也音義引字林同職國策齊策邵邑僅存注僅

裁惟少故云僅有年猶言才有年也爾雅釋詁哉始也亦卽

才字告與僅劣義近○注謂五至成熟○舊疏云舊本如是

其穀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存字

解之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能大熟也校勘記云解非也此不行漢人語言如是公羊問答云問當衍否

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

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

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不等爲少辭今俗語猶

然舊疏非也校勘記又云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

加四點者非穀梁傳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

注問宣十六年○

大豐年也

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

至成熟

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大熟亦當作孰僅有年亦足以

當喜乎恃有年也

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

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

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

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

疏公羊古義云未新

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

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

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

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

和其德足以昭其聲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

齷齪暴虐其政腥臊聲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

否也

○注恃賴也○說文心部恃賴也恃賴疊韻爲訓○注

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

之篇似罕書胡康侯曰桓宣富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

年他年之歎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  
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是卽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  
耗減此耗俗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九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四年  
盡五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疏

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春秋

正辭云狩不月秋此月決不王也

狩者何田狩也

注田者蒐狩之擇名也古者內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曰狩易曰結羈罔以田魚

疏注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

除害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

苗秋蒐冬狩夏禡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散名有蒐狩之別

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鄧本宋本闡本監本同作擇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禡者後人妄加也

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  
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  
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  
時猶衣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  
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  
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  
太叔于田云叔于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  
爲田除害蟲○注取獸至曰狩○此獸狩疊韻爲訓也國語  
齊語云田狩畢弋韋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疊韻爲訓  
○注易日至田魚○鄂本宋本同作罔闢本監本毛本作網  
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田以魚蓋取  
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离爲日巽爲繩目之重者爲罟  
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离巽爲魚坤二稱田罟取獸曰  
田蓋取諸离也則廣本無罔字案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  
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陸氏曰佃者  
用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  
日春曰苗注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疏注苗毛至任  
漁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現也詩關雎左右芼之玉篇見篇引  
作現現謂擇也言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鄂本  
作當毛疑古本作現後人脫去毛旁遂作見鄂本又脫去見  
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穀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

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爲擇取不學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然不若以現釋苗之較爲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皆謂苗爲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研雅云爲苗除害就夏田釋耳然卽如左傳周禮爾雅所記四時川獵皆爲苗除害也豈獨夏爲然哉任妊通史記鄒陽傳注糾刑任者觀其胎產又方書督脈屬陽循脊而上至鼻任脈屬陰循腹而上至咽女子二十任脈通則有子秋曰蒐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注蒐簡至大者○釋文作曰庾本隙韋注蒐擇也禽獸懷任未蒼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云春秋謂之蒐何蒐者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合爾雅以蒐爲春獵名江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獵信作搜搜訓求故有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擇下同范云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注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

放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放初學記引作搏狩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墓

虫葬狩皆以狩作獸也詩亦當作狩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  
御覽引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說苑云狩者  
守留之惠氏棟毛詩古義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  
故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  
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說文犬部狩火田  
也段注釋天曰冬獵爲狩周禮左傳公羊穀梁夏小正傳毛  
詩傳皆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稱冬獵而稱火田者火  
田必於冬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該冬也爾  
雅郭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詩疏引李巡云冬圃狩而取禽  
無所擇也范云狩圃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注  
不以至取之○舊疏云正以周禮四時皆田故也按春蒐夏  
苗秋獵冬狩見周禮大司馬職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鄭注  
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彼疏引何氏廢疾云通斗櫂曰  
夏不田載梁有夏田於義爲知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  
禮詩云之于于苗遂徒鬻鬻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取  
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  
之以待後王穀梁附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  
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  
也又引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  
等按鄭注王制以夏不出爲夏制而釋廢疾又以四時田爲  
夏殷禮蓋殷周之誤惟又以歲三田爲以三事爲田與禮注  
乖當以禮注爲正劉氏達原云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

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釋文公羊得之曰授非六國時見謨辭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五日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几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閏與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也十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於孟春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鷺鳥不搏蝮蛇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參牢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轅周四望魯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闕其一以下於王故唯三田而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獵可證公羊師說有是說知非何氏削造四時田矣按夏不田劉向鄭康成俱有是說即爲春秋公羊先師以三田爲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侯制可知又考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趙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獸也蓋亦指

夏田爲非時也禮記月令季春田獵宜擧羅罿鳩獸之  
葦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王制獵祭  
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罿  
羅昆蟲未畢不以大田皆夏不田之義國語魯語宣公夏溫  
於洞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鳥翼較明魚禁覬獵長虞  
麇皆卽何氏恐傷幼稚意也於苑囿中取之者預畜於園以  
備祭祀之用說苑所謂必有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識何識爾  
秦牛者是也孔氏之說慎矣

注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疏舊疏云以其至過郊○  
遠也注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疏舊疏云以其去大野太遠若然下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

何吾近邑者蓋郎爲遠郊之地故禮記檀弓云戰于郎而哀  
十一年左傳謂郊之戰別國來戰深入竟內故曰吾近邑若  
尋常川狩近郊之地皆可必勞師罷民去國遠遊故示讓焉  
杜云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疏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  
曰言遠地也傳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舉地  
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  
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  
得其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之則狩于狩蒐于紅及比蒲昌  
聞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必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  
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

隙地而爲之墮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衛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各有常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又云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當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治而舊疏以鄭已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若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不知以猶不過郊言之此即爲遠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即又爲近也義各有當不當合二經轉迂回不可通也

諸侯曷爲必用狩注据有圃也○舊疏云卽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圃也疏也說文口部而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圃國語周語云圃有林池楚辭愍命云熊羆羣而逸商韋昭王逸注皆云圃苑也呂覽重已篇注諸禽獸取大曰苑小曰圃周禮圃人職掌囿道之獸禁鄭注圃遊圃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掌獸以宴樂視之彼疏引書傳云鄉之取於圃是勇力取是圃亦爲蒐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圃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圃傳圃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圃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圃有禽獸可取足供祭享之用而經書用狩可取足供祭享之用而經書用圃也自左牒射之達於右制中心死疾鮮屑故乾而立之中庸

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鑑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  
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疏禮記王制云天子諸  
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駕馬融云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禮記  
釋文云音下則讀如詩中谷有蓷嘵其乾矣之乾謂操也正  
字亦宜作蒞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  
盈毛傳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膾爲上殺孔疏自左膘而  
射之達於右肩膾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  
乾豆也范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上行  
本偶作鴉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臚古書有作臚者从身誤  
肩鄒本作累毛本作潔并按肩猶絜也故不絜謂之不屑孔  
詩疏或卽用此注則作絜是也膾說文肉部膾牛脅後髀前  
合革肉也釋文引王蒞云小腹兩邊肉段氏玉裁說文注云  
他處革與肉可分剝獨此處不可分剝故也七發所謂臚牛  
之腴其實凡獸皆然不專牛也廣韻云脅前蓋近脅處今人  
謂馬肥爲膘肥謂最薄處皮肉相合者也臚釋文云本又作  
臚說文骨部臚肩前也士喪禮記卽牀而奠當臚注臚肩頭  
也是臚卽臚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腹旁  
耶達于右肩必貫心故死疾而鮮絜也舊疏云時王之禮古

制無文按此必有成文故毛詩傳何氏此注並依而用之古籍散亡不可考耳王制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臠先乾其肉也此云乾而豆之疑有誤字○注豆祭至如鑊○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笾瓦豆謂之登郭注豆禮器也盤卽齊登也禮記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鑊注校豆中央直杆而中施釘有柵者曰鑊無柵者曰鍑柵謂下施足也蓋豆邊登形制皆同但有竹木瓦之殊故詩生民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明皆祭器名故毛傳云豆薦菹醢也登太羹也按說文豆古食肉器也周禮梓人所云食一豆內中人之食也禮記坊記觴酒豆肉卽此其祭器當作桓說文云木器謂之桓从木豆是也鑊當作筭說文筭禮器也讀若鑊同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淆不和實于鑊卽此其祭統之鑊白足下跗器之名豆邊登三者皆有之也郭注爾雅又以膏鑊形狀似禮器之鑊故以膏登釋之說文鑊錠也楚辭招魂云蘭膏明燭華鑊錯些是也此注云狀如鑊器同郭義○注天子至士三○各本作士三依郭本正穀梁疏亦引作三自下大夫上禮器文彼無鄉字是也舊疏云其士三者何氏差也鄭注禮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賚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賚

饋堂上之豆數可知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按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醢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庶羞設於稻南臚臚曉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也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醯醢百二十瓗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鄭引公食大夫禮以證下大夫六豆之義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按豆數見之掌客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則鄭氏以義言之也經義述聞云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夫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辨疑久作天子之

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得十六故諸公十六三四得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六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遷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入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餚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注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餚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卽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爲是遷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二曰賓客注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臍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

以爲賓客疏

注二者至賓客○釋文作左脾云方爾反又步啟反股外也本又作牒校勘記云按左右皆脾

股之髀非肺脾之脾何柱脾字二見皆當作髀

按說文肉部脾土臧也無所謂左右骨部脾股外也內部股脾也又大部

在兩髀之間也則髀爲股外骨名故得有左右沈氏形釋骨

云股洞骨旁臨兩股者曰堅骨曰大骨曰筋一身之屈伸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脾樞亦曰樞機者脾骨之入樞者

也在膝以上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權其斜上俠臍者則

所謂機也由左膝達右髀達心死稍過肉已不及一段之鮮

絜故以爲賓客也詩車攻傳云射右耳本次之箋云射當爲

達孔疏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觸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

左髀可推而知也與此微異范云次殺射髀絕死差遲與何

氏合爲賓客者爲

三曰充君之庖注充備也庖厨也三者第

賓客之俎實也

三之殺也自左脣射之達於右脣中腸胃污泡死遲故以充

君之庖厨已有三牲必用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

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

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

爲田除害狩獵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

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疏注充備也○小爾雅廣言

云充備也○注庖厨也○廣雅釋室云庖厨也王制注庖今

之厨也說文广部庖厨也○注三者至庖厨○校勘記云臍

宋本闕木同毛本作臍誤胃各本亦作臍俗字避各本作臍

詩車攻傳云射左臍達於右臍爲下殺校勘記云五經文字

臍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臍見詩見春秋傳者卽指公羊此

注也見詩者指毛詩車攻傳也今詩傳作臍此注作臍皆臍

字形近之說作𦨇从肖故音羊紹反毛詩音義字書無𦨇字

一本作𦨇與張參所据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

當作𦨇廣韻三十小云𦨇堅骨按𦨇𦨇皆不見於說文而

集韻𦨇𦨇同以紹切則丁度等所据作𦨇矣集韻無𦨇字五經文字注中𦨇乃𦨇之誤詩音義𦨇字亦𦨇之誤按詩釋文

云𦨇��反又湖可反謂水艱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𦨇音

羊紹反又羊招反呂枕子小反此傳釋文云右𦨇羊紹反字林子小反一本作𦨇音賢𦨇與𦨇俱不得音羊紹反當依詩釋文所引一本作𦨇似爲近之𦨇爲背後內自左背後達右

背後適中腸胃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厨尊神敬客之義按今公羊釋文作𦨇亦誤𦨇不得音羊紹反故校勘記云𦨇

當作罿也○注已有至除害○皆書大傳文見儀禮集傳  
注引三牲謂牛羊豕下八年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  
凡三牲曰太牢是也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作搏禽誠  
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  
大綏諸侯小綏羣下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獮因  
以講道義習武簡兵也說苑修文云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  
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  
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後漢書陳蕃傳臣聞人君  
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御覽  
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獮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  
下以簡集士衆也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寄戎事之教  
於田獮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奇教于田獮閼隸五兵焉  
又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  
必欲自射加功力焉穀梁秋蒐于紅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  
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旆以爲帳門以葛覆質以爲  
摯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捨禽旅御者不失  
其蹛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遂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  
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上衆以習射于射  
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  
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狩例時○舊疏云節莊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  
也○注此月至養微○公羊問答云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

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  
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微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微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富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据劉卷

卒氏采不名且字疏

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

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卷其且字不名也据以難稱伯義也下大夫也

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

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

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廟天子親袒而割牲執

饗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貴其近於君也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群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疏注天子至且字  
○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其爲老臣也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注定四年注疏家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山甫爲且字合仲乃爲字周制如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則注名字疑衍渠非名也繫官氏謂宰氏謂渠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各本於且上衍一名字疏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惟因

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  
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  
上文注據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氏采者劉也卷者不名目其  
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  
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  
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  
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韻樓集又云凡承藉於下曰  
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  
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  
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  
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實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  
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同者則呼  
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上喪禮父  
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  
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而爲之謚又  
雜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特牲篇某子之某爲伯仲故  
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義各有定  
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  
與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謚爲某甫皇祖字也  
此後人傳寫之誤又公羊宣十五年注云札者冠且字也  
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無不  
坊記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合  
定也

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猶言藉也冠後稱伯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單稱伯仲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爲之作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伯糾其宰夫與六官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爲名傳曰父在故名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識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覬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無文不足以難何氏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達辭詳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繁露爲人者篇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禮記大學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鄭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又祭義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又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

各不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饋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髡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割牲制俎實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大事親又樂記亦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髡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袒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酳謂食罷親執爵而酳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而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輶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厯者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目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又王者不臣云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

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又文王世子云適饋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誄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親視其所有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餚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日三公詣闈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注先王至弟也○禮記祭義文注云言治國有家道彼文貴貴者敬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弟字○注禮君至是也○校勘記云王謂未本閭本毛木謂改曰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韓魯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舊疏云王云有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之王札子者宣十五年傳云王札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見魯頌閟宮彼云孔子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齊成王稱周公語也祭伯者隱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肸者宣十七年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墓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爵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尊祿也說苑臣術云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士大夫按班氏據尚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据宰渠伯糾言也按禮記月令云聘名士鄭注名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者也卽此盛德之士也叔肸釋文作叔肸閩本監本毛本作肸按說文此字正作肸从十从舟○注下云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矣故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於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按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今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易爲以二日卒之戒也注戒者狂也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戒唐石經諸本

同釋文作戒呼述反按戒字當作戒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  
戒怒也又釋訓戒戒亂也曹憲音呼述反今亦誤作戒禮運  
故烏不猶故獸不狃注猶戒皆飛走之貌也釋文狃况越反  
城獄義同皆戎聲玉篇心部戒許律反怒也廣韻六衛戒狂  
也皆从戎不誤按釋文亦音呼述反則陸本亦當从戎作戒  
○注戒者至人語○白虎通考黜云諸侯嗜聲城楚惡疾不免  
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  
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非亡而死由不絕也是  
戒爲狂也按說文犬部戒獸走貌禮運疏戒驚走也人發  
狂多驚而飛走故曰狂易者慄辭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  
急注易急猶輕惰是也正字作惕說文人部惕輕也是也惠  
氏王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  
穀皆有據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己  
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蜚亡而死故甲戌日亡  
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  
免所以辱君惟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  
之真疾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子當告之於王

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雖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虧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桓世家亦但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

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

卒之者闕疑疏

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

卒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注君子謂孔子○舊

疏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故也○注以二

至闕疑○繁露觀德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

言其間者穀梁傳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

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

二日以包之也正月書甲戌己丑甲戌爲月之二十一日己

丑爲二月之七日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城也甲戌之日亡

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然則經不別月者傳

疑之辭焉按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

妄若此當以此傳爲正范氏說穀梁以爲辟病潛行未知所

據論語爲政云多聞闕疑臧氏望注云多聞謂所傳聞世所

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舊史舊文如陳侯

公羊義疏十二

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  
郭公繫曹下皆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

注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疏

注据蔡至如也○舊疏云在昭二十三年夏接襄二十六年  
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因取一以當之不  
以後見義或者以蔡是離不言會也○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  
大國齊之類故取之

離不言會也

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

如也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  
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  
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疏繁露奉本云大國齊宋  
諸國會盟征伐故也鄭注曲禮離坐離立云離兩也兩相麗  
謂之離玉篇作部離兩也兩國相會故曰離會○注時紀至  
如也○上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鄭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  
蓋郊與會爾明紀若與會則非離會當書齊侯鄭伯會于紀  
矣通義云紀與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

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卽對侯鄭伯會于鄆發博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明紀人不與唯謂朝紀則非齊鄭時皆强大無朝紀之理則會于紀者爲是○注春秋至離會○舊疏云卽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是也接彼注云所傳間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又隱十年注所謂內無大惡乃可治諸夏大惡是也○注不書外離會○舊疏云卽此文變會言如是也隱二年注旁自厚而薄貴於人故略外也○注至所至離會○舊疏云卽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隱元年注於所聞之世見沿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注嫌外至明疑○舊疏云若不載此事以略言如則嫌所傳聞世合書外離會但偶無之耳故曰嫌外離會常書也故書而變其文見所傳聞世不書外離會之意故曰變文見義所以別其嫌而明其疑也按常書疑是當書之誤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疏詩箇南山疏云雲漢序云  
仍叔變引桓五年仍叔之

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歲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穀梁作任仍任音近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仍下注云沅案毛萇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爲周大夫古仍任通用昭二其稱十二年王師渾子犯于解次子任人當卽仍叔之仍也其稱

仍叔之子何注据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尹氏

不稱子疏

注据宰至稱子○監本毛本字作官誤校勘記云謂仍叔是字武氏子不稱字也宰渠氏官見上

四年武氏子不稱字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

氏不稱子亦見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

譏何譏爾譏

父老子代從政也注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

加之者起子辟一人疏

通義云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

仕故謂致仕爲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

曰祁奚老矣按下九年左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上卿彼疏

引何君清首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痛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知不然者年老廢疾可以傳事子孫故周禮典命有攝其君之制若父仍在位而子安然代其任非所宜也然

此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應如孔氏所云也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之辭也亦卽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故范云君閭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議之也左氏直云弱也疏引蘇氏用公羊穀梁之說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注禮七至致仕○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云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澗澗是謂高春至於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疏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也亦有作車字者然則疏本作縣輿矣釋本作縣車盧氏文弨云淮南子作縣車初學記類聚引同白虎通致仕篇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適同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歧路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爲接文事路所以長廉遠耻也縣車示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致事於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子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隸釋載侯成碑縣輿養神與舊疏本同按今山禮作致事第注其事於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子致仕王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係其世稱仍叔乃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仍氏子

其父字不著仍叔故無由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二十三年百里子髡叔子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注不月者貴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

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疏注不月至之也○舊疏云正以卒

決之營衛者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正義云環繞軍兵

爲營以自衛守護君父之疾若營衛然也禮記曲禮云君有

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又記父母有疾云

冠者不稱行不廟言不情琴瑟不御諸節矧君父有狂疾尤

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爲無臣子也所

以深責之也○注傳日至之事○疏十一傳文

城祝丘卽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

里水經注沫水篇沫水又南逕東海卽丘縣故春秋之祝丘

也桓五年城祝丘齊氏召南考證云杜注不言祝丘所在漢

地志東海郡卽丘孟康曰古祝丘齊之卽丘故城在沂州東

南五十里一統志卽丘故城在沂州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

丘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彪郡國志琅邪卽丘春秋時曰祝丘十三州記曰卽祝丘之音蓋字承讀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

何注據河陽舉王狩別出朝文文不連王王

師不道所加疏

注据河至連王○僖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

舉之彼別言公朝不連上王文故據以難之○注王師不道

所加○舊疏云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賁戎不道伐某今言伐

鄭故難之從王正也

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釐起

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

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

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

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知

實諸侯者以美得正

疏注美其至錄之○詩衛風伯兮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

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疏引鄭志鄭答臨頑引公羊之文

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蓋起至死節○詩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爲實錄也按詩伯兮云伯兮竭兮傳伯州伯也卽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衛侯親行故以過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爲州里之伯非知衛得爲伯者詩鄭風旄丘責衛伯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國人分散則君沒正期且不能赴誰爲執政而興師動衆從王乎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奔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三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繁露王道云天王伐鄭譏親也言天子當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云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疏引徐逸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莒至疑也○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爲天王諱伐鄭也注諱自伐鄭又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舉

也○舊疏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安能左右之曰以蔡衛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至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已曰以以已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酷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矯葛之敗也天子視在行陣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賈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矯葛不可言也故貿戎質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道之見炮速也據書從王以美得正知實諸侯非大夫大夫以陪臣而擅用兵從王不正甚矣公羊之義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祝聃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措公羊外傳諸書不可見耳

##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說夫倡與伎童男女各

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

注雩旱至知也○周禮司巫云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講也左傳龍見而雩後漢書注引服注雩者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服指雩祭之常言杜亦云建己之月蒼龍宿之體晉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求膏雨此著大雩於秋明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言天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秀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與何義別禮記月令五月大雩帝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配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卽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顧氏以爲龍見卽五月未免強改天宿奉合月會矣白虎通災變云日食大水則鼓用往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貢下求陰之道也案蕭何注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也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恒陽剝尚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謂大雩夫旱可知子政謂穀梁是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鄭云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後遇大旱則配天以求雨謂之大雩言大以別乎常也賈以爲別乎山川言大者失之○注君親至倡輿○監本毛本作崇非荀子大略篇王伯厚詩攷韓詩引此並作崇薄疏亦以爲韓詩傳文月令疏引考異鄭云諸侯禱封內山川緯書所載

魯僖公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猶爲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縕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偶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裸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爲舊疏云政不一者謂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諛亂國苞苴行者謂受人之節政以贈成讌夫偶者謂若魯任鄭聃○注使童至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呼嗟而請雨彼釋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宗廟也疏引鄭答臨頤難云董仲舒曰秀求雨之祭吁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男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呼呼皆疊韻爲訓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詩吁嗟也周禮蕡引考異鄭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皆爲旱甚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曰因大旱則率巫以舞雩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大旱是天子雩也按論衡明雩云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入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讀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按論衡所記必是漢世論語先師曹說亦當指常雩之儀若因旱而雩則男女皆有故周禮有女巫之職也繁露求雨篇按五行之數春用小童八人夏用壯者七人季夏用丈夫五人又老者五人秋用鯀者九人冬用老者六人又云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又樂緯稽耀嘉云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皆與此異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按夏之四月是雩之正爲純陽之月陽氣正盛祭五精帝兼及山川百辟卿士雖不旱亦雩其用之冬春夏爲夏時之八月至三月雖旱亦不雩以不爲災也故鄭云周冬及春夏無雩也若自仲夏以後至於仲秋季秋也旱則亦行方祭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禱禮焉續漢志注引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禮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皆與此制繁露求雨篇載其祝文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時脯再拜請雨兩幸大澍也月令如注云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以彼經云乃卽所謂呼雩之詞故穀梁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山川之辭

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爲王侯異制也其禱禦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鄭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是也月令疏云凡雩必先禱此經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也然則諸侯以下不雩上帝魯得雩上帝者以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禮也○注不地至地也○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卽其處也通典注引阮諤云廟在己地按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壝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皆城東南舊壇猶存焉接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南郊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門其爲南門與鄭月令注雩帝謂然則何以不言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

旱注据日食鼓用牲于社疏

注据日至于社○見莊二十五年舊疏云彼舉日食乃言鼓用

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注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

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

急也

疏

注從可至文也○經言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

彼言大旱者皆主讞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

曰旱見僖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

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

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

何以別乎鄭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

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

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

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

十有二月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

言不雨文不閏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

以不閏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無雨而

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於垂教不主記事人君因旱而雩

書之所以示美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別書

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意且既云國君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

何乃廢禮不禱雩矣何又言文不憂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

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雩穀梁不讞成七年冬大雩穀

梁云無爲雩是譏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

無雩文春夏雖旱不爲修雩之祭其則季夏當有正雩

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雩穀梁不讞成七年冬大雩穀

梁云無爲雩是譏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

無雩文春夏雖旱不爲修雩之祭其則季夏當有正雩

則龍見而雩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僭一年春秋八月大雩十三年春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春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春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春秋大雩十七年春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春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春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入九年春秋大雩僖二十六年春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春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春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春秋九月大雩七年春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春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宜七年春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年七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七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年自正月不雨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年自正月不雨以大旱二年旱成故不數昭三十五年一月再雩貞是一旱之事爲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七年春秋大旱宜七年春秋大旱成故不數定七年春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一年春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春秋大雩說雩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春秋十一年春秋大雩說雩禮是三部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或旱而不爲災是三部

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鄭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爲旱修雩也雩書月者爲修旱之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接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蓋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霧露病溝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溝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接孔穎達彼疏專據左傳穀梁爲說何氏所不取公羊義不雨卽爲異旱則爲災災者後事而見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雩而不雨不雩或書雩或書旱者見入君之急民事否也無非勸戒有民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大數謂之不雨亦通○注日食至所爲○舊疏云諸言日食與人契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五神契何所以謫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人君之能悔過修德憂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因怨夫推

災異之象於前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讞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是則春秋書雩之義也。何以書記災也？注旱

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旱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雩則旱見故爲災○注旱者至之應○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是政教不施卽傳之號令不順民心不從也○注先是至此旱○上三年春正月注云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是桓公無王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後文勢當作無王而行各本脫而字耳比爲天子所聘者卽上四年天王使宰榮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

也故春秋去二時以示貶以其得志益驕故也去國遠狩卽上四年公狩于郎是也大城祝丘卽上城祝丘是也正五行傳所謂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者也類聚引五行傳又云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弑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懟之氣外結大國取于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王使大夫來聘桓子得天子意下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應以御臣下興邢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按邢丘或祝丘之誤與何氏義大同疑亦董仲舒劉向等說非伏生傳語

蠚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蠚本亦作𧈧說文𧈧

至同說

○漢書五行志云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

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又云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之孽也史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成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師古注二國宋鄭也按宋鄭無聘魯事疑當作公獲天王之聘也𧈧爲諧聲兼會意文三年傳注𧈧猶衆也是也說文𧈧部𧈧聲也从𧈧冬聲古文終字又𧈧云螽或从虫衆聲爾雅釋名蟲皇螽鑿詩疏引李巡云鼠螽皇子也陸續云今人

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臘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蠶  
蟬則鼠螽聲之轉也杜預以螽爲蠶蟬之屬接釋蟲又云蟲  
螽蟬蟬與草螽負盤盤螽蟬蟬土螽蟬谿皆有螽名故宣  
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螽蟬互訓  
則螽卽蝗明矣類聚引佐助期云螽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  
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累寡也又引五行傳云甲蟲有  
甲能蜚陽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  
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按蝗與旱相因而至旱或  
無蝗蝗無不旱故此蝶與大雩連也詩疏引草木疏又云兗  
州人謂之臘臘卽蠶釋蟲云食葉蠶左疏引李巡云言禾葉  
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蠶也方言蠶宋魏謂之螽南楚之外  
謂之蛷蛷或謂之蠶或謂之臘郭注卽蝗也亦呼蛷蛷按蛷  
蛷卽蠶蠶其形如蝗而無王字時臘草際亦食苗葉而不爲  
害月令云百臘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鄭云臘蝗屬止舉  
其似耳杜以爲蛷蛷之屬按釋蟲蛷螽蛷蛷左疏引方言云  
春蚕謂之蛷蛷陸璣毛詩流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蚕  
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臘增  
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土螽蟬螽  
樊光云皆蛷蛷之屬也左傳言凡物不爲災不書則亦以書  
者爲記災也煩擾如遠狩城覩正皆是故何以爲與上旱祠  
說

冬州公如曹疏

水經注汶水篇又北過澮于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澮于公號曰澮于國春秋桓六年州公如曹傳曰澮于公如曹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澮于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澮于公如曹臣贊曰州國名也澮于公國之所都方輿紀要云澮于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公羊無說未知此州卽

澮于否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注爲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

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疏

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范云過我六年寡

來是也猶有其未必先錄其本左傳以爲澮于公如曹度其

國危遂不復非公羊義○注爲六至化也○下六年寔來傳

云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因明年有化我

之事故今冬書如曹見其過我以爲化我張本也云傳不言

化我者謂此傳直言過我蓋此年如曹時或有假道之禮明年回國時過魯無禮故春秋慢之而不言化我之故是其非

再化也其非不復其國明矣○注則公至無責○舊疏云天

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

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

不知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祓難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若其爵得稱公上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者也通義云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失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修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按孔氏牽合左氏以說公羊公羊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吾何知爲失地之君也穀伯朝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有其本爵州公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失輕重之旨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終

公羊義疏十二

常熟

子汝恭校字  
丁國鈞參校